

现代小说叙事视角与叙事策略研究

张一凡

兰州大学 甘肃兰州

【摘要】叙事视角与叙事策略是现代小说形式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连接文本结构与读者阅读体验的重要机制。本文系统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叙事视角、自由间接话语、不可靠叙述、第二人称叙事以及认知叙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沿着“理论奠基—策略拓展—认知与伦理转向”的逻辑展开论述。在理论层面，热奈特对叙事声音与聚焦的区分推动叙事视角研究突破单纯的人称分类，转向对叙事信息来源和感知位置的分析；在策略研究层面，自由间接话语、不可靠叙述和第二人称叙事等形式受到持续关注，研究范围逐渐从传统小说文体分析扩展至认知语言学、跨媒介叙事和翻译研究；在认知与伦理层面，眼动实验、视角采择研究以及叙事伦理研究进一步考察叙事形式与读者加工、伦理判断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表明，叙事视角研究正在由静态的形式分类逐步转向对叙事过程、认知机制和伦理意义的综合考察，但不同理论路径之间仍缺乏充分整合，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尚未形成一致认识。未来需要加强认知科学、语言学、跨媒介研究与传统叙事学之间的对话，并进一步关注非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叙事视角问题。

【关键词】叙事视角；聚焦理论；自由间接话语；不可靠叙述；认知叙事学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13 日 **【DOI】**10.12208/j.jlar.20250004

A study 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modern novels

Yifan Zhang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Abstract】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ar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novel forms, and also crucial mechanisms connecting textual structure and reader experie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c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unreliable narration, second-person narration, and cognitive narrative, unfolding the discussion along the logic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strategic expansion—cognitive and ethical turn."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Genette's distinction between narrative voice and focus has propelled narrative perspective research beyond simple person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towards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perceptual locations. At the strategic research level, forms such as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second-person narration have received sustained attention, with the research scope gradually expanding from traditional novel stylistic analysis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cross-media narra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cognitive and ethical level, eye-tracking experiments, perspective-taking studies, and narrative ethics research further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form and reader processing and ethical judgment. Existing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narrative perspective studies are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static formal classifications to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narrative processes,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full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conclusion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strengthen dialogue between cognitive science, linguistics, cross-media studies, and traditional narratology, and further focus 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issues within non-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

【Keywords】 Narrative perspective; Focus theory;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Unreliable narrative; Cognitive narratology

1 引言

叙事视角(narrative perspective)是小说叙事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主要涉及叙述信息由何种感知位置获得、由何种叙述主体加以传达,以及二者如何共同影响读者对故事世界的理解。现代小说尤其重视对人物意识、感知经验和心理活动的表现,自由间接话语等叙事形式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叙述声音与人物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自由间接话语能够将人物的语言、主观性、情感色彩和判断方式融入叙述话语之中,并形成叙述者声音与人物声音之间的交互,因此成为英语小说表现人物意识的重要手段之一^[1]。

然而,叙事视角的理论化历程却远非一帆风顺。传统的小说理论长期以人称(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作为区分叙事方式的主要标准,这种分类虽然直观,却遮蔽了叙事中“谁在感知”与“谁在言说”之间的本质差异。传统小说理论较多依据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等语法人称区分叙事方式,但这种分类难以充分解释叙述声音与感知位置并不一致的复杂叙事现象。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进一步将“谁在讲述”(voice)与“谁在感知”(mood/focalization)区分开来,并以“聚焦”(focalization)概念描述叙事信息受到限制和组织的方式,从而推动叙事视角研究由人称分类转向叙事信息分配与感知位置分析^[2]。中国学者在引介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同时,也进一步讨论了叙述者、隐含作者与叙事视角之间的关系,并对西方叙事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拓展^[5-7]。

近年来,随着认知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以及实证研究的发展,叙事视角研究的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者不仅考察文本中的聚焦和叙事声音,也开始讨论视角采择、读者加工以及不同媒介中的视角呈现方式。例如,Fusillo将聚焦视为具有跨媒介适用性的叙事范畴,Hinterwimmer则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系统讨论了叙事中的视角采择问题^[3-4]。由此,叙事视角研究逐渐形成文本形式分析与读者认知研究相互结合的发展趋势。

本文拟从理论奠基、叙事策略拓展以及认知与伦理转向三个层面,对近年来现代小说叙事视角与叙事策略研究进行梳理,重点考察聚焦理论、自由间接话语、不可靠叙述、第二人称叙事以及读者认知等研究方向,以呈现该领域从形式分类向动态认知与价值解释发展的总体趋势。

2 叙事视角研究的理论奠基:从人称到聚焦

2.1 传统视角分类的困境与突破

在传统叙事理论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长期被视为区分叙事方式的重要标准。然而,仅依据人称进行分类难以解释叙述声音与感知位置发生分离的现象。例如,第一人称叙述者可以以成年后的知识水平回顾童年经历,而第三人称叙事也可以严格限制在某一人物的认知范围之内。因此,人称主要回答“谁在讲述”的问题,而不能完全回答“谁在感知”以及“信息通过谁的意识被组织”等问题。热奈特通过区分叙述声音与聚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2]。

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叙事学理论的过程中,也逐渐从概念介绍转向理论辨析。相关研究围绕叙述者、隐含作者、叙事视角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并进一步反思传统叙事学概念在现代小说分析中的适用范围^[5-7]。因此,叙事视角研究逐渐突破简单的人称分类,转向对叙事信息组织方式和感知位置的分析。

2.2 聚焦理论的三分模型与争鸣

热奈特将聚焦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种基本形式。零聚焦意味着叙述者拥有超过人物的知识范围;内聚焦将叙述信息限制在一个或多个人的感知范围之内;外聚焦则主要呈现人物可以被外部观察到的行为,而不直接进入人物内心^[2]。这一模型为叙事信息限制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但后续研究也注意到,实际文学文本中的聚焦并非始终表现为稳定的类型,而可能呈现不同程度的转换和复合。Fusillo指出,认知叙事学进一步推动了聚焦从固定的三分模式向更加连续和流动的尺度发展^[3]。

从认知视角来看,Hinterwimmer进一步讨论了叙事中的视角采择问题,强调理解叙事不仅涉及文本中信息的分配,还涉及读者对不同主体视角和心理状态的建构^[4]。因此,聚焦理论的意义正在从静态类型划分逐渐扩展至对叙事过程中视角转换和认知加工的考察。

2.3 叙事声音与叙事眼光的二元分析框架

热奈特对叙述声音与聚焦的区分,为分析“谁在讲述”和“谁在感知”的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2]。在此基础上,后续叙事学研究进一步强调叙述者与视角人物并非必然属于同一主体。中国学界对西方叙事学理论的研究也逐渐从概念引介转向理论辨

析,重点讨论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意识与视角之间的关系^[5-7]。

这一理论框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研究者能够将叙述主体与感知主体进行区分。例如,在第三人称有限叙事中,叙述声音可以来自故事之外的叙述者,而叙事信息却受到某一人物感知范围的限制;在第一人称回忆性叙事中,叙述者“我”与被叙述的过去的“我”也可能具有不同的知识水平和认知状态。这些现象表明,叙事视角不能简单等同于人称形式,而需要同时考察叙述声音和信息聚焦两个维度^[2,5-7]。

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框架的扩展。相关研究开始同时关注作者的叙事设计、文本形式以及读者的认知加工,使叙事形式与阅读经验之间建立更加直接的理论联系^[8]。

3 叙事策略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3.1 自由间接话语及其多重面向

如果说聚焦理论主要回答“谁在看”的问题,那么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 FID)则进一步涉及人物意识“如何被言说”的问题。自由间接话语通常不使用明确的引述框架,却可以将人物的语言特征、主观感受、情感色彩和判断方式融入叙述话语之中,从而形成叙述者声音与人物声音的交互状态^[9]。Gunn指出,自由间接话语的重要特点之一正是这种“双重声音”结构,其理解需要读者结合叙述语境判断语言究竟体现了叙述者还是人物的主观性^[9]。

近年来,自由间接话语研究逐渐突破传统文学文体学的范围。Stokke将自由间接话语拓展到非虚构叙事,讨论其在非虚构文本中的话语和修辞功能^[10];Abrusán则从语义学角度讨论自由间接话语中复数及量化主语等现象,说明该形式同时涉及复杂的语义解释问题^[11]。由此,自由间接话语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文学文体分析逐渐扩展到语言学、语义学和跨文类研究。

从认知研究角度看,Zimmermann等人通过实验考察了自闭症谱系障碍成人对自由间接话语的视角采择能力。研究并未简单证明ASD个体在自由间接话语理解方面存在普遍障碍,而是发现其相关视角采择能力总体得到保留^[12]。这一结果提示,自由间接话语的理解涉及隐含视角识别和心理状态归属等复杂过程,也说明叙事学中的视角理论可以与语言

认知研究形成有效对话。

3.2 不可靠叙述:从修辞到认知

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是现代叙事策略研究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既关注不可靠叙述的历史形成,也关注其概念边界、修辞功能和具体文本表现。

王玉珏从历史角度考察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讨论这一叙事方式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的过渡与协调特征^[13]。这一研究说明,不可靠叙述并非现代小说才出现的单一技巧,而具有较为复杂的文学史发展背景。

与此同时,国内研究开始对“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反思。孙家欣指出,该概念在实际研究中的使用存在一定含混性,需要进一步区分叙述者在事实陈述、知识范围、价值判断和意图等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不可靠性^[14]。

尚广辉则以《神秘匹兹堡》为例,从非自然叙事角度考察不可靠叙述的特殊表现形式,说明不可靠性可以与非常规叙事机制相结合^[15]。国外研究同样从具体文本出发讨论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效果,例如Wang和Tian分析《My Purple Scented Novel》中的不可靠叙述及其修辞功能^[16],Chapman则从《好兵》的“不合作叙述”考察叙述者的信息控制、犹疑和自我矛盾^[17]。

此外,Marsili从哲学角度讨论虚构作品“不讲述真相”与道德意义上的“说谎”之间的区别,为虚构叙事中的真实性问题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叙事学的理论视角^[18]。由此,不可靠叙述研究已经形成文学史、修辞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和哲学等多种研究路径。

3.3 第二人称叙事与非常规视角

第二人称叙事以“你”作为重要的人称形式,相较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具有更为明显的受述者意识和自我指涉特征。Maziarczyk通过分析Ron Butlin的小说《The Sound of My Voice》,指出第二人称叙事可以与人物的自我分裂、自我审视和身份认同问题形成密切联系^[19]。

De Villiers对Marlene van Niekerk《Agaat》的研究进一步从主体性和心理分裂角度分析第二人称叙事,说明“你”的使用既可能指向受述对象,也可能成为人物与自身保持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20]。Pac则从现代小说家的叙事策略出发,综合讨论作者、叙

述声音和视角之间的配置关系,指出人称选择并非单纯的语法选择,而与作品的叙事策略和读者关系密切相关^[21]。

因此,第二人称叙事研究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增加一种人称分类,而在于揭示人称形式、主体建构和叙事交流之间的复杂关系。

3.4 跨媒介与跨文化的视角拓展

叙事视角研究近年来逐渐突破文学文本本身的边界。Fusillo 将聚焦视为一种跨媒介叙事范畴,讨论其在文学、电影、绘画、电子游戏和 360 度视频等媒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3]。这一研究说明,聚焦并非只能通过语言叙述实现,而可以借助不同媒介的符号系统组织信息、限制感知位置。

与此同时,跨语言研究显示,叙事视角的实现也受到具体语言结构的影响。Ta Hiri 从翻译视角讨论叙事视角在翻译过程中的变化,指出译者的语言选择可能影响原作中的视角效果^[22]。这一问题提示研究者,在进行跨文化叙事比较时,需要同时考虑叙事结构与具体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

4 读者、认知与伦理:叙事视角研究的当代前沿

4.1 叙事视角的读者效应及其实证研究

随着认知叙事学的发展,研究者开始通过实验方法考察不同叙事视角是否会对读者的阅读过程和认知活动产生可测量的影响。Chena、Xu 和 Lv 通过眼动实验考察叙事声音与聚焦方式对文学文本阅读过程的影响,为叙事视角研究提供了行为层面的实证证据^[23]。

Wimmer 等人则通过两项实验直接考察叙事声音和聚焦方式是否影响读者的社会认知与道德认知,并进一步检验叙述沉浸和角色认同是否发挥中介作用。实验分别设置第一人称内聚焦、第三人称内聚焦和第三人称外聚焦等条件,但两项实验总体均未发现叙事视角对社会认知和道德认知产生显著影响,也未发现运输感或角色认同发挥预期的中介作用^[24]。这一结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表明叙事视角的认知效应不能简单理解为“内聚焦必然增强认同并改善社会认知”,相关效应可能受到文本类型、读者个体差异和具体任务设计等因素影响。

因此,目前叙事视角的实证研究更适合被理解为一个仍在发展的研究领域。一方面,眼动等方法可以直接记录阅读过程中的行为指标;另一方面,

社会认知、角色认同等更高层次的心理效应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研究结论^[23-24]。

4.2 叙事伦理:形式分析与价值反思的对话

叙事伦理进一步将叙事形式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关注叙述者位置、人物视角和信息披露方式如何影响读者的伦理判断。相关研究指出,不可靠叙述不仅可以作为人物心理状态的表现形式,也可能通过信息遮蔽、认知错位和价值冲突等方式形成伦理张力^[25-26]。

对麦克尤恩等作家的研究表明,叙事视角的控制与伦理主题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叙述者对信息的选择性披露、视角限制以及叙述可靠性的变化,都可能改变读者对人物责任和事件意义的判断^[25]。从更广义的理论层面看,叙事伦理研究正在尝试将文本形式分析与价值判断结合起来,从而说明叙事策略并非完全中性的技术手段,而可能参与作品伦理意义的建构^[26]。

4.3 叙事视角与特殊人群的认知研究

叙事视角研究逐渐与心理语言学和视角采取研究发生联系。Zimmermann 等人通过实验考察自闭症谱系障碍成人理解自由间接话语时的视角采取能力,结果显示相关能力总体得到保留^[12]。这一发现提示,自由间接话语理解涉及的视角加工机制可能比传统理论假定的更为复杂。Hinterwimmer 则从理论层面对叙事中的视角采取机制进行了系统讨论,为进一步开展叙事视角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因此,叙事视角研究正在逐步从“文本中的视角是什么”转向“读者如何识别和建构视角”的问题,这也构成认知叙事学与传统叙事学之间的重要连接点。

4.4 叙事策略的文化政治与身份建构

叙事视角的选择不仅涉及信息组织,也可能参与身份建构和文化意义生产。Ta Hiri 从翻译研究角度指出,叙事视角在跨语言转换过程中可能受到译者语言选择的影响^[22]。这一问题说明,叙事视角的实现并非完全脱离语言结构,而是受到人称、时态、指示语等语言资源的制约。

Adam 对 Ian McEwan《Atonement》和《Sweet Tooth》的研究则关注假设性聚焦以及延迟信息披露对读者理解的影响,指出叙事信息的延迟揭示能够促使读者重新解释此前已经获得的叙事信息^[27]。因此,叙事视角不仅决定读者“看到什么”,还可能影

响读者“何时获得信息”以及“何时重新理解信息”。从这一角度看，视角与信息控制实际上构成现代小说叙事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结论

现代小说叙事视角与叙事策略研究走过了从形式描述到认知解释的演进历程，形成了一套层次丰富、论域开阔的知识体系。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归纳出该研究领域在几个方面的主要成就。

理论建构层面，热奈特对叙事声音与聚焦的区分推动叙事视角研究突破了单纯的人称分类，使研究者能够从叙事信息来源和感知位置两个维度分析复杂叙事现象^[2]。中国学界在引介和反思西方叙事学理论的过程中，又进一步讨论了叙述者、隐含作者和叙事视角之间的关系^[5-8]。

在叙事策略层面，自由间接话语、不可靠叙述和第二人称叙事成为重要研究对象。自由间接话语研究已经从文学文本分析扩展至非虚构叙事、语义学和认知研究^[9-12]；不可靠叙述研究则涉及文学史、修辞叙事学、非自然叙事以及哲学等多个层面^[13-18]；第二人称叙事研究则进一步将人称形式与主体性、身份认同及叙事交流联系起来^[19-21]。

在研究方法方面，眼动实验等实证方法开始进入叙事学研究，为考察叙事声音、聚焦与实际阅读过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23]。但 Wimmer 等人的实验并未发现叙事视角对社会认知和道德认知产生预期的显著影响^[24]。这一结果说明，叙事视角的认知效应不能被简单概括为某种固定形式必然产生某种心理结果，而需要结合文本内容、读者特征和实验任务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从现有研究来看，叙事视角研究正在由静态的类型分类转向对动态叙事过程的关注。聚焦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标签，而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组织叙事信息和读者认知位置的机制；自由间接话语之所以受到持续关注，也与其处于叙述者声音与人物意识之间的复杂状态有关；不可靠叙述则通过叙述者知识、意图和价值判断之间的不一致，形成复杂的信息接受和解释过程。

不过，当前研究仍存在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不同理论路径之间的整合仍然有限。修辞叙事学关注作者的叙事设计和读者判断，认知叙事学关注阅读过程和心理加工，叙事伦理则关注叙事形

式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三者虽然具有互补性，但仍需要更加系统的理论连接。相关研究已经开始讨论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之间的理论关系，但跨路径整合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8]。

第二，实证研究虽然为叙事学提供了新的方法，但其研究结论尚未完全一致。眼动实验能够记录具体阅读行为，而社会认知、角色认同等更高层次心理效应则可能受到多种变量影响^[23-24]。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实验设计与文学文本分析之间的结合。

第三，跨媒介和跨语言研究虽然已经拓展了叙事视角研究的范围，但非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视角现象仍值得进一步关注。现有理论体系主要形成于西方叙事学传统，在解释不同文化中的叙事现象时，需要进一步检验其适用范围，并结合具体语言和文学传统进行理论修正。

总体而言，现代小说叙事视角研究正在从“叙事形式如何分类”逐步转向“叙事形式如何组织信息、影响理解并参与意义建构”。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加强叙事学与认知科学、语言学、跨媒介研究以及人工智能叙事研究之间的联系，同时重视非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叙事经验，从而推动叙事视角研究从单纯的形式描述走向更加综合的理论解释。

参考文献

- [1] FRANCESCHELLI G, MUSOLESI M. Creativity and machine learning: A survey[J]. ACM Computing Surveys, 2024, 56(11):1-41.
- [2] 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 [3] FUSILLO M. Focalization as transmedial category[J]. Between, 2020, 10(20):46-57.
- [4] HINTERWIMMER S. Accounts of perspective taking in narrative[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024.
- [5] 申丹. 叙述学视角研究的新发展——兼论“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关联[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57(3):142-150.
- [6]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视域中的叙述视角问题[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67-75.
- [7] 付昌玲.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回顾与反思（2010-

- 2020)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6):182-190.
- [8] 宁一中. 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理论对话[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4(5):155-162.
- [9] GUNN D P. Free indirect discourse[J].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2019.
- [10] STOKKE A.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in non-fiction[J].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2020, 5:606616.
- [11] ABRUSÁN M. Plural and quantified protagonists in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and protagonist projection[J]. Journal of Semantics, 2023, 40(1):127-151.
- [12] ZIMMERMANN J T, MEUSER S, HINTERWIMMER S, et al. Preserved perspective taking in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675633.
- [13] 王玉珏. 过渡与协调: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J]. 文艺理论研究, 2020, 40(4):145-153.
- [14] 孙家欣. 论“不可靠叙述”概念的含混性[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3):68-72.
- [15] 尚广辉. 越界的“反成长小说”——《神秘匹兹堡》的非自然不可靠叙述[J]. 外国文学, 2021(4):134-143, 157.
- [16] WANG D, TIAN J. “Punish with impunity”: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My Purple Scented Novel”[J]. ANQ: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 Notes and Reviews, 2024, 37(3):465-469.
- [17] CHAPMAN S. ‘I don’t know how it is best to put this thing down’: Uncooperative narration in Ford Madox Ford’s The Good Soldier[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23, 32(4).
- [18] MARSILI N. Fictions that don’t tell the truth[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24, 181:1025-1046.
- [19] MAZIARCZYK G. “I am with you”: Second-person narration in Ron Butlin’s novel The Sound of My Voice[J]. Studia Humanitatis, 2022(4).
- [20] DE VILLIERS R. You equals not-I: Avowal, disavowal, and second-person narration in Marlene van Niekerk’s Aqaat[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23, 64(5):996-1007.
- [21] PAE H. Modern Novelists’ Narrative Strategy: Author, Voice and Point of View[J]. English21, 2022, 35(2): 105-133.
- [22] TA HIRI L. Lost in translati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silenced by the voice of the translator[J]. Respectus Philologicus, 2020, 38(43):202-213.
- [23] CHENA L, XU X, LV H. How literary text reading is influenced by narrative voice and focalization: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J]. Discourse Processes, 2023, 60(10):675-694.
- [24] WIMMER L, FRIEND S, CURRIE G, et al. Reading fictional narratives to improve social and moral cognition: The influence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transportation, and identification[J].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2021, 5:611935.
- [25] 王丽亚. 叙事视角与伦理建构——论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策略[J]. 当代外国文学, 2021, 42(4):89-95.
- [26] 周启超. 叙事伦理: 从理论建构到批评实践[J]. 文艺争鸣, 2022(8):112-120.
- [27] ADAM N. ‘Your duplicitous point of view’: Delayed revelations of hypothetical focalisation in Ian McEwan’s Atonement and Sweet Tooth[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21, 30(2).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